

忆为民弟

土木系 龙彬

2008年秋的某一天，我和森林坐在湘江西岸的一个咖啡厅里，说起老三为民，感触良多。我说想写点东西，有关老三的。过去这么久了，源于对生命的敬畏，心戚戚，延宕至今。

为民弟的忌日快到了，甚念之。生前，算不上老三最亲近的朋友，交往也不多，然而我自认为彼此间是欣赏的。在他的心中，我还能算得上是个爷们儿——这就很不容易了。

认识老三，自然是因为上了清华。大一，我在三班，他在一班，分专业后，他学管理，我学工程，学业上基本不搭界，来往自然少。何况外地的孩子，尤其如我等来自小县城的，对北京的孩子有天生的距离感，学习之外的圈子，极少北京的同学（真实的感受，并无不敬之意，京哥、京姐们）。但就我个人而言，有三个北京的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头一个是海峰，同宿舍五年，其厚道犹如兄长，寡言而诚恳，至今所遇人品如海峰者寥寥。第二个是伟明，大一同舍，虽小我近两岁，是我进校说话的第一个同学，谈古论今，其渊博的知识，宽泛的视野让我震惊而折服。

再就是老三老弟了。不在同一班级，但并不妨碍大家对他的关注。在我看来，他很优秀，高挑、英俊、优雅、豪爽。记得，有一年里搞一个合唱晚会，我们结51唱《大地》，刚一开口，是老三第一个开始叫好，真是热情而怀有善意的人。老三有一副好嗓子，开口便迷倒N多怀春少女。时常看到他带着漂亮的女朋友飙单车，女孩儿还坐在单车的前面，让我们这些光棍儿羡慕死了。我们这代孩子老实，老三是这帮哥们儿中有女朋友比较早的，所以印象深。

到四大五了，我混一外号曰龙少爷（今天听着别扭）。大家熟起来，住23号

楼，周围一帮哥们儿，穷快活，自认洒脱，整日是麻将、桥牌、喝酒、打篮球，谈学习、谈理想，人生就有点像傻帽。大约老三跟我境界差不多，就有了些来往，算入了他的法眼。这才知道老三的内心并不似其外表那么斯文，原来也是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主儿，只是太瘦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一猛人。毕业了，互相留言，好家伙！老三的字大有一寸见方，洒洒脱脱，真棒！

毕业各奔前程，头十来年，老三的消息甚少，多数是道听途说：上中冶了，下工地了，跟女友分手了，上泰国了，碰到金融危机了，结婚了，等等等等。再见老三，已经是十周年毕业聚会那会儿了，一样的豪迈，一样的潇洒，只是还那样瘦，神情矍铄，目光如炬。自那以后联系多了起来。

2001年的4月是个奇怪的春天。老三在内的四个同学，四个家庭，浩浩荡荡飞赴长沙。本人长沙待命，调车数辆，整整齐齐开往桃花源。看桃花，找陶公的足迹，喝擂茶，吃土菜，又是喝酒又是K歌。老三一曲《问天再借五百年》唱得荡气回肠。彼时，其乐融融，伉俪情深，尽欢而散。怎知弟兄们回京年余，五个家庭（包括鄙人）竟尽分崩离析。结了的离了，要结的分了。瞧我们去的那地儿！命犯桃花，天意乎？

往后到北京时，常与同学们联系，外地同学来京往往成了在京同学们聚会的契机。而老三，只要相约，那是必到的。在时，并不如论坛上那样健谈，只是微微地笑，静静地听，似乎舍不得将一肚子的才情交付出来，反而要将我等本来就不多的见识轧个干净。如果喝酒，开始是不沾白酒的，却一人弄一整瓶花雕细细地喝，最后还得两支啤酒润润喉咙。结果是他比我们谁喝得都多，更尽兴。由于少了一半的胃，为了喝酒，甚至爱亲朋都与老三做过卓绝的斗争，效果不佳。老三的意思是，已经不喝白酒了，还要

怎的！老三人如其字，大气而洒脱，颇有太白之风，对于酒的喜爱，我能理解。

很难忘记，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里，但凡到了北京，总有老三等一班弟兄来陪我（于此不一一致谢了）。老三等也没有太多安慰的话，也少对我的境遇做什么评价，只是陪着你，喝喝茶，喝喝酒，打打桥牌，挺温暖。朋友是什么？他是你的心理医生，他像你的神父，他的耳朵就像一个垃圾桶，装下你在精神困境中排遣的内心所有焦虑、不安、浮躁、阴暗以及不健康的欲望。朋友只是微笑看着你，等你倾诉完了说：“兄弟，吐完了没有？吐完了？接着往前走吧！”他永远信任你，知道你行，只是需要倾诉。

最后一次跟老三泡吧，是在2008年的5月6日，在亚运村他家附近的吧里。当时我刚刚参加完一个朋友的葬礼，已经比较晚了，就只约了他和阿文。老三更瘦了，正在准备考金融分析师，是美林、摩根、高盛等认可的那种。酒吧不吵，适合聊天。到的时候，老三似乎因了学习的紧张，人显得有些憔悴。我刻意跟他聊起人在当下不得不学会平和的话题。我说：“我已经失去了愤怒的力量了。明知当下社会有那么多的不合理，我既然不敢撇下对家庭的责任去挑战，甘愿做一个小民、小我，所以连呐喊、呼吁都不好意思了。老三，你有这个勇气吗？你有勇气做一个大我吗？”老三默然。思考良久，说：“我也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。”我不知道我这么劝他对不对，我只是希望他活得内心平静一些，以乐观的心态去适应环境，不妨保留一点阿Q精神，于身、于心都有好处。“愤怒”这个词我是从福远那里理解的新意思。福远兄说，一个人连愤怒都不会了，就失去了一个“人”的心了。我极赞同福远兄的说法，只是深感现实之无奈，更不能同老三去探讨愤怒的积极意义。

7月初，森林告诉我，老三住院了，未几日，又告诉我可能不乐观。19日，我专程去了趟北京，在宣武医院见到了刚刚手术完的为民。剔尽了青丝，头上缠了绷带，牙没了，瘦得脱了型，看着使人心酸。年迈的父母，头发白了，还要安抚儿子，更令旁边的人悲伤不已。要知道我们跟他们的儿子一样

大啊！没想到这一次，竟成了诀别。7月31日即传来噩耗。老三仙逝，不知道有没有带着遗憾，但我知道老三喜欢的西班牙刚刚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得了欧洲杯，在这一点上，他是满足的，感谢西班牙！

老三的葬礼我没有参加。因为对于我，2008年是个悲伤的年份，这一年两个我尊敬的人故去了。一个，我惊叹于他卓越的商业才华；一个，我敬佩他一直可以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直率地生活。两个优秀的人，英年早逝，我无法承受这接踵而来的悲伤，不想去北京。老三，没来送你，对不起了！

20年了，青春渐行渐远，很多人的变化都很大，被岁月磨去了棱角，不得不隐藏起真我，整日价戴着面具周旋在林林总总之间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不惜精神分裂。英俊小伙子变成了肚脯凸起的半老头子，窈窕少女许多已经两鬓微白。这就是众生吗？还有谁记得年轻时的豪情壮志呢？但是说我们完全错了，似乎也不尽然啊！

但是老三没怎么变，一直生活得如此真实，他的心态似乎停在了23岁。老三在生活中可能算不上个强者，或者还有些潦倒，但在精神上他绝对是一爷们儿，从不屈从于利益，更不知趋炎附势为何物。感受他的才华，看看他在论坛上的真知灼见，妙语连珠，嬉笑怒骂，真正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。

老三走南闯北，为了自由坚持了一辈子；老三爱了一辈子，却一直无法让女人真的理解他；很多女人都爱过他，他却排斥女人对他如母亲般的照顾；老三骄傲了一生，甚至可以因为看不起老板的愚昧放弃薪金不菲的工作。老三的灵魂是率真而不羁的，老三的精神从来没有人能击垮，老三一直是挺立的，虎虎生威，而很多人在岁月的折磨中早就在精神上被阉割了。

老三是如今很少的可以被称之为“士”的人，是个真正的读书人。我不如他。很多人不如他。

很多年后，我都会记起这样的一个朋友，他说我有龙的精神、马的气力，然后举起酒杯：“嗨！哥们儿，干了！”

谨以此文怀念我的好弟兄张为民先生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理解的老三。☞